

无边光景一时新——印象派笔下的春天

■ 刘昌玉

相较于以墨为载体的中国绘画,油画更适合表现这个绚烂的世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开始了一年丰富多彩的时间旅程,印象派画家们笔下的春天带给人们清新的无边光景。

强烈的外光捕捉带来完全不同于过去400多年的绘画世界。同样依赖于光,印象派对自然光和窗外世界的热爱迥异于过去。作为代表人物,莫奈以火热情感与流畅笔触描绘夏天的《草垛》《鲁昂教堂》等为艺术成就的高峰,但他的艺术是从春天开始的。《春天的花》创作于其24岁,以学院派手法将自然之美绘制得真实且富有活力。嫩绿叶片衬托下的红粉蓝绿展现每一株花束怒放的生命,显示着春天浓郁的生机。虽然技法相较于后期的艺术探索成就略显青涩,但全景式的构图和写实手法的真实细腻满溢出对春天的热爱。

1871年,莫奈和妻子在巴黎西北部一个名叫阿让特伊的村庄定居,开始了他在花园里的外光条件下色彩研究与实践的旅程。就在前一年,英国的透纳和康斯坦布尔的外光绘画作品给他巨大启迪。

《春天》画中光影交织融汇,草绿色中泛起一点新绿,有鹅黄色的小花点缀。明度和纯度上的对比突出大面积背光里的宁静。跳动的光线穿过树叶照射在女子白色的裙摆上和草地上,达到交相辉映的效果。女子身上粉色的反光增加了几丝温馨和青春气息,对比色的运用也让人的视觉达到一种舒服的平衡。莫奈笔下的爱人此刻宁静祥和,这美好的瞬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又洋溢着温柔的诗意,眼底的春光比外在的自然更加明媚起来。

吉维尼小镇的宁静与美丽深深吸引了他,中年之后他在此建造莫奈花园并就此定居直至去世。他描绘春天吉维尼的系列作品表达了对小镇难以言表的热爱。嫩绿与湖蓝交融,浅紫与群青点缀,他用颤动的笔触、绚烂的色彩表现出阳光下的春天印象,充满了表现的激情和含蓄的热烈。我们能从中真切地感受到莫奈画笔的神奇力量,感觉到印象派光色的奇幻艺术以及其中蕴含的独特的审美意象。

作为塞尚眼中与自然接触最密切的画家,印象派大师毕沙罗的创作涵盖了不同天气、时节,用明亮的颜色表



克劳德·莫奈 春天 50x65.5cm 布面油画
1872年 美国马里兰州沃尔特艺术博物馆藏

现花的印象和春天的温柔。他的代表作《庞托瓦兹的春天》表现初春时节寒意还未完全褪去,冬末春初肃穆与凝重依旧,但万物开始在春的召唤下倔强生长的蓬勃生机。细微的、多方向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展现他对春天的特别敏感。毕沙罗笔下的春天给人带来美、新鲜感和重生的喜悦。

他曾多次描绘住所边上的大核桃树,与《庞托瓦兹的春天》不同,《春天的大核桃树》绿意盎然,少了些许湿润,多了一些轻松,阳光和煦繁叶似锦,阳光、田野、树叶和泥土的气息……满幅弥漫着春的暖意融融。

毕沙罗的绘画显示印象派时期技法上一定程度的转变和创新,平铺基础上用色点和色块堆叠,开点彩派先河。他的一系列以春天郊野为表现主题的作品,风轻云淡,人们在一派绿意中沉浸于劳动或沉浸于休闲,迷醉在春光季节带来的温情脉脉里。

他享受田园生活的宁静,有时候也会远游,到城市里去表现不一样的风景。一系列以巴黎蒙马特大街为主题的作品成为他的代表作,其中《蒙马特春天早晨的林荫大道》捕捉了春天的气息和早晨的宁静,晨曦微露,树梢吐绿,行人悠闲,成为印象派笔下为数不多的表现城市春天的佳作。

西斯莱生前并未获得成功,但他笔耕不辍为喜爱的

新绘画而战。他一生几乎不画风景以外的作品。春天被他描绘得极其细腻和生动,天空往往占据画面很大一部分空间,在细微里变化而又统一,笔触轻快而又丰富。他笔下的田野轻盈明丽,展现光影的微妙变化,大自然在他笔下充满了诗性的美。这幅《沿着溪流休息》整个画面由不同的绿覆盖,特别是右边人物周围一点微光柔和地从森林中间洒下来,落在草地上的少数几点亮绿和人物左下角的一点冷色使整个画面透亮又沉稳,左侧轻缓的河水引出远处春潮的汨汨声,弥漫着湿润、温暖的气息,使得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宁静而和谐的美感。

《向日葵》代表梵高喷薄而出夏天的火热和激情,但他在意在艺术原野上的长途跋涉则是从春天的繁花开始的。春意盎然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梵高作画的主题。春天是梵高跌宕艺术生命的前奏,也是他躁动情绪中隐藏的一片宁静。他一生爱画花,除向日葵等瓶花题材外,他还爱画大地上盛放的桃花、梨花、杏花直到整个鲜花盛放的果园。他曾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春天来了,树都开花了,我因此忙得不可开交,我想画一幅欢乐的普罗旺斯果园。”

在春天里捕捉自然的气息,中国文化语境中被视为粗俗的桃花,在梵高笔下娇艳饱满,怒放的姿态让人欣喜。杏花作为春天较早开花的果树,预示着人间新希望的开始。《盛开的杏花》为弟弟的孩子出生所作,画面中盛开的杏花舞动着稀疏的枝条,与青碧色的蓝天交相辉映,遒劲枝干用黑色线条勾勒支撑起杏黄的花朵,装饰意味中满含着一股高贵。《盛开的梨花》娇小但树干姿态挺拔,树叶稀疏却繁花怒放,大地在暖阳的照耀下,反射着炽烈的光。梵高笔下的春树总是在色彩和情感明亮的调子里尽情跳舞,孕育着强烈的主观情感。他在树木中找到不同于印象派其他画家的表达和灵魂。

作为划时代的一个画派,印象派以及随之而生的后印象派画家,受英国画家透纳和康斯坦布尔影响与影响,又吸取了前辈柯罗和库尔贝走向自然的理念和画风,开启了绘画全新的纪元。他们在描绘特定气候条件,创新使用颜料,揭示艺术和世界的关系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展现出杰出的能力,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力作。他们笔下的春天朴素又浪漫,不仅给世界绘画史带来全新之风,也让短暂的春天变得永恒。

戎马书生——缅怀书画家吕迈先生

■ 吕月明

胞兄吕迈(1925年7月1日—2017年10月9日),我的大哥。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首届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首届、第二届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浙江画院画师,西泠印社社员。

他从小喜爱书画篆刻,私淑齐白石,后得陈大羽、肖娴先生指导,长于书画木刻诗词。先后在沈阳、杭州等地举办过个人书画展,其作品入选全国第一届、第二届书法、篆刻作品展。1993年杭州电视台拍过《吕迈画鸡》专题片。

大哥虽然成就不凡,但他却十分谦虚。总认为自己只是一位“戎马书生”。他的许多书画作品中都有“戎马书生”印章。方寸之印,也涵盖了他一生几十年的军旅、艺术生涯。说他“戎马”其诗曰:“十九从戎壮别家,扛枪阔步走天涯……”最初入伍是在苏北黄花塘(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新四军军部。刚去的时候分配在军人诊所,叫“三分所”,专为前线伤员抢险就医。

不久领导看他有书画才艺,就叫他做政治宣传工作,并进入“抗大”美术系学习。白天学习,晚上到前线采访,回来再将前方的新闻、战果编辑成说唱、漫画等,向前线战士和群众宣传,鼓舞士气。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三师抗美援朝,驻安东(现叫丹东)做新闻记者工作。经常冒着寒风、鹅毛大雪过鸭绿江,在战场上拍摄我国志愿军跟敌军拼搏的照片,夜晚在山洞里、战壕里跟战士们交

谈……他的作品都取材于战火纷飞的“上甘岭”。有《守卫祖国海防》《铁杆僚机》《英雄的阵地》等作,获全军一等奖,曾有“军中一旅”之誉,那时的笔名叫“旅迈”(1966年改称吕迈)。

说他是书生,还得从其幼年说起,他的读书过程非同一般,主要得益于外公张耀忠(字汉臣)先生的悉心培养。我父早逝后,大哥就在外公家长大。外公在当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在自家办了一个学馆,自任教师。

吕迈于1939年考取淮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和亚明等同学一起跟程亚君老师学习绘画、木刻,毕业后参加了新四军,称得上是一介书生。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他都是以毛笔、刻刀为武器,跟凶恶的敌人拼搏战斗。其诗曰:“炮火连天赴战场,连长授我小马枪,马枪高举对天誓,不败东洋不返乡。”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胜利后,他常住杭州、南京。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空军政治部、文化部美术队继续搞文学艺术、政治宣传工作。在南京,我看到他们每个办公室都架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木刻板,用木刻刀在板上刻成小画,再印成“连环画”,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军民团结如一家,齐心合力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1961年初至1962年底在他北京空军学院政治系,读书两年。1978年转业到浙江省文联,和沙孟海等人主办创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浙江省老年书画协会”。时任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莫朴评他为“诗、书、

画、印四全者,中国现代画鸡大王。”其诗曰:“戎装脱却卧西溪,半亩方田独自犁,竹菊梅兰随意种,老夫听惯五更鸡。”

大哥既是才子,又是孝子。父亲去世后,他懂得母亲带五个孩子生活艰辛,日子难熬,他是长子,对母亲言听计从,跟母亲讲话轻声细语,为我们弟妹做了表率。

他不仅孝敬母亲,对家中弟妹及晚辈也很关心。以前家中贫穷,他常寄衣物用品回家。

大哥对我恩重如山,我的个人成长,与他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小学两年,中学六年我都在县城就读,开支很大,整整八年,每月的费用都定期到位。上小学时,他叫我写个每月生活费用计划,我算来算去,每月不到10元,结果他每月寄13元,初中15元,高中20元,寒假过年30元,那时中学伙食费6.6元/月,我每月都有结余。在校吃不饱,晚上还可以外出买点零食充饥。当时他自己家并不富裕,四个孩子,两位老人(母亲和岳母)共八口人,生活很节俭。

几十年后的今天,与同学、同龄人相比我的身体较硬朗,深知得益于当年未受严重饥饿的折磨,为此不禁挥泪向大哥致谢。“少壮扛枪抗美歼日寇,耄耋泼墨画鸡作梅兰。”

亲爱的大哥,你是我们吕氏家族的师表,我们永远怀念你!谨以此文纪念吕迈100周年诞辰。

(作者系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吕迈的嫡亲弟弟,今年89岁)